篷窗續錄

尹太夫人八十序

內閣學士尹君楚珍改官禮曹

高宗純皇帝恩許歸養益太夫人年已七十嘉慶

四年

詔徵君至京師俾條論時政仍以太夫人年高

加給事中銜俾歸終養且

特賜揩匣許由驛奏事一時士大夫以爲榮尹君瀕行

特過余邸云辛酉某月太夫人年八十乞余文爲壽余

文舄足重太夫人顧余與尹君先德松林舍人爲甲戌

同年同入詞館又同以樸拙甚相得尹君繼入詞館松

林又時使以所作詩賦就余商搉故朝紳之內知其家

事者莫若余使祝嘏之詞屬他人操筆不過推原母教槩以丸熊故事稱太夫人賢而已不能得其實也卽以尹君讜直足以顯親揚名爲太夫人慶亦未盡得其實也然則太夫人居心行事卓然與古人爭光者非余縷述世弗能知余固弗得辭也蓋尹君之初遣外艱也奉太夫人歸故里服闋以後卽擬請終養太夫人曰汝父子世受

聖恩是不可不報以我老耶我固健以路遠耶我身自往來亦三四月可到非必不能往返也尹君俛首不敢答然終不治行李太夫人督促再三則跽出一簡曰服官以來竊見外吏所爲有不慊於私心者出而不言此

心耿耿終不安言則書生一隅之見未必悉當於世務或轉爲太夫人憂故常不出也太夫人方據几坐索覩其稿振衣起立曰兒能上此即受禍吾無憾雖並我受禍亦無憾兒行矣自今以往爾置我度外我亦置爾度外均無不可矣尹君之毅然抗疏蓋由於此士大夫間有竊惜尹君不爲太夫人計者是烏知尹君又烏知太夫人哉今太夫人耳目總明康强不衰上受格外之恩榮下受南陔之孝養殆以閨壼之身而有士君子之行以德邀福固其理耶抑嘗聞晉人之言曰廉頗藺相如雖死千載下奕奕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奄奄如泉下人然則人之壽與不壽不在年歲之脩短叔孫豹

所謂三不朽也太夫人之壽永矣豈復與尋常壽母較年之大小哉余今老矣叨列六卿久無建白平生恒內愧尹君今為太夫人祝追憶舊聞又深愧於太夫人雖不知太夫人視余何如或以此序據實成文差勝於泛泛頌祝徒以期頤富貴相期者不棄其言為欣然進一觴亦未可知也

壽文入集濫觴於明歸震川先生然實有關於人品者非泛作諛詞亦可偶錄一二　湮識

曹宗丞逸事

紀昀

曹慕堂宗丞余甲戌同年也交最契慕堂卒時余適以校理祕籍在灤陽闕爲面訣意恒謚然既而讀石君所作墓誌幸楣所作神道碑慨想生平宛如對晤不勝山陽隣笛之悲惟是慕堂立身之本末二君言之雖詳其文均篤實無愧詞足信天下而傳後世然有一二逸事爲碑誌所未及者乾隆辛巳余與慕堂同司翰林院事會有八九英俊與同館爭名相軋同中蜚語勢且挂白簡時余亦薄有聲譽方自危疑不能爲申雪惟坐淸祕堂中與同事相嘆咤慕堂奮起拍案曰諸公以此事爲真耶則數人皆輕薄子耳何必爲悼惜如灼知其枉耶

則司院事者所司何事而噤口如寒蟬乃邀衆同詣長院慕堂婉請曰據公所聞此數人褫職不蔽辜矣然公此語從何來儻彈章一上事下刑曹無證佐不能成獄願先示名姓併列於章中院長沈吟久之事竟中止後入九人皆先後致通顯無知緣慕堂得免者慕堂亦終身未自言也同年陳侍御裕齋年過四十未有子又有所阻格不能置妾慕堂倡率鳩貲買一女送其家後舉一子裕齋夫婦相繼歿有壻謀踞其餘貲百計媒孽孤兒孀婦且旦夕不自存聞者扼腕然莫能爲力也慕堂又鳩率同年仗義執詞逐壻子乃得安今已讀書成立矣當時論者或以慕堂爲多事慕堂恬不介懷嗟乎朋

友以異姓列五倫所貴乎濟緩急恤患難不以生死易心也平時酒食徵逐聲氣攀援怡怡然親若兄弟及身遇小利害乃引嫌避怨坐視其後人之阽危亦安貴此朋友耶慕堂此舉余時有所牽制未能赴約然心恒愧焉論者乃以巳不能爲轉非慕堂之能爲抑亦傎矣慕堂天性恬淡超然於聲利之外似不甚預人事者又和平靜穆言吶吶如不出而此二事乃見義必爲如此賢者固不測哉余十六七歲入名場三十通籍仕宦四十餘年閱事非一閱人亦非一求如慕堂之古誼指不數數屈也人往風微慨然遐想因書以示受之侍御兄弟俾存諸家乘焉

跋誠齋先生易傳

錢大昕

宋寶謨閣學士廬陵楊文節公易傳二十卷下筆於淳熙戊申八月脫稾於嘉泰甲子四月閱十有七年而成書既没之後有稱其書於朝者敕降三省劄下吉州給筆札繕寫申進其子承議郎長孺具狀進之其說長於以史證經譚古今治亂安危賢姦消長之故反覆寓意有慨乎言之開首第一條論乾卦云君德惟剛則明於見善決於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決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姦故亡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過也嗚呼南渡之君臣優柔寡斷有君子而不用有小人而不去朝綱不正

國恥不雪日復一日而淪胥以亡識者謂惟剛健足以
救之誠齋此傳其有所感而作與

跋渭南文集　　　　錢大昕

今法有淩遲之刑葢始於元明而不知其名之所自考宋史刑法志載眞宗時內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請擒獲强盜至死者付臣淩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淩遲然則宋初已有淩遲之名而當時未嘗用也後讀放翁奏狀有云伏覩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淩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謂如支解人者非淩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必報以淩遲則盜賊有滅人之族掘人之冢墓者亦將

滅其族掘其冢墓以報之乎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亦有以折之昔三代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背當時必謂非肉刑杖背不足禁姦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乃益稀少仁之爲效如此其昭昭也欲望聖慈特命有司除淩遲之刑以增國家太平之福乃知此刑昉於五代而南渡時固已用之矣

與程秀才書

錢大昕

承以所著易源待正稾相示僕於經義素非專門先天無極之旨尤所不解今讀足下書所謂欽其寶莫能若其器者也竊嘗思之宣尼學易但云可以無大過其贊顏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聖賢學易不過欲保此身使無大過而已小過雖聖人未敢自信爲必無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唯自覺其有過而悔之卽已不覺而人告之亦怵然爲戒卽悔卽改此不遠復无祇悔之所以元吉也若夫亢而有悔迷而終凶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矣古之聖賢求易於人事故多憂患戒懼之詞後之儒者求

易於空虛故多高深窈妙之論聖人觀易不過辭變象占四者今舍象占而求卦畫又舍卦畫而求畫前之易欲以駕文王孔子之上自謂得千聖不傳之祕由是而自處至高自信至深謂已之必無過且患人之言其過辨論滋多義理益昧豈易之教固若是乎此僕之所以不敢言易也

海舶三集序

劉大櫆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滃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汩沒渺爾無垠天吳睒睗魚黿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罥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寤爲之不甯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沆瀣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不謂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雷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

蕩潏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峌峴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慴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船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槐為之序

送姚姬傳南歸序　劉大櫆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口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吾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

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携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慚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即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靑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

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

正學論三

程晉芳

昔呂留良有私憾于黎洲注釋諸書力攻陸王之學而陸清獻爲一代大儒亦過信陳清瀾之說附和呂氏於是海內士大夫以宗陽明爲恥而四十年來並程朱之脈亦無有續者此則非愚意料所及也夫陽明之學本於象山其爲流弊至使人自事其心束書不讀非其近禪之過乎然遂指陸王之學爲禪則愚不敢也蓋天下事視所歸宿而已矣二氏之書不事君親絕遠人事爲陸學者如何心隱李卓吾爲人口實者固有其人而末流如蔡維立金正希黃石齋劉念臺諸人其清忠大節足以扶維八極而謂二氏之教有是乎然必欲合朱陸

爲一而以爲皆可學則又非也詩家有李杜而杜可學李不可學縹緲而蹈虛高明之極所謂學我者死也文有八家而歐曾可學三蘇不必學氣息罕和平故也學亦有正脈焉偏脈焉以陸王爲洪水猛獸攻之不遺餘力是儒家惡習不可蹈也從而學之則過也宗程朱不攻陸王吾於潛庵湯子有取焉且非惟陸王不必攻即二氏亦無煩指駁也方唐之時視二氏與孔子等昌黎大聲疾呼發聾振聵而天下之耳目一新此其不朽之功也由宋以來諸賢釐剔黃冠緇流之弊盡矣今海內匪特無眞儒亦且無眞僧欲袪二氏非歐陽之本論不可也江泌徐孝克雖事佛吾不能不謂之孝子顏曾公

文文山雖事佛吾不能不謂之忠臣士甫學爲儒先汲汲攻擊二氏亦近於習氣未化也然則守程朱之正脈自治於衾影幽暗之中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措諸事而正施之行而利余深有望於世之爲學者焉而非巳之所能及也

正論學五

程晉芳

有儒者有學人儒者讀書不過多而皆得其精以內治其心外治其事學人旁搜博覽靡所不通而以經史爲歸期適用而已儒者學人合而爲一則爲大儒世不多覯也

國朝以來有三儒焉曰湯文正斌陸清獻隴其楊文定名時清獻之立朝治人可以無憾矣所微惜者攻陸王太過猶墮道學習氣也若潛庵賓實則昭昭乎與日月並行玉粹金堅吾無間然矣而或者猶恨二公著述不多無以輔翼經傳夫顏淵仲弓之賢固嘗有著述耶必經傳輔翼而後稱賢則匡衡馬融爲賢於龔舍王烈耶

三大儒之外有三學人焉曰處士顧亭林炎武黃黎洲宗羲大學士李安溪光地安溪之學爲最醇仕太平之時事仁聖之主其所施行皆有用無弊而人不以大儒歸之者以其心術之微多作用也亭林黎洲博極羣書其于古今治亂興廢得失之數皆融貫於胸中因筆之於書以爲世世法然亭林生於明末目擊寬弛之弊思以嚴厲矯之說近申韓幾不自覺使其術行必有磽确不安處幸而不試故人寶其言而要之不可盡癈在審所用之而已黎洲於出處進退大端言之可謂確矣而其主意以爲不封建不井田則世不可以治此則迂生習見

不宜出於學人之口㠀有經天緯地之才而不能達權通變者乎前乎三人者有程雲莊焉金正希蔡維立之師也當時如念臺石齋輩皆尊服之謂是三代以下第一人鼎革之後逃於禪令其書具在其高明廣大之識信乎爲曠世材而舉拂清言詆諆二氏究適依其門戸宗事儒者亦已戾其大端賢哲不世出間一見焉而其歸也不必由川以達海豈不重可惜乎今之學者不必求爲過高之行亦無煩多讀未見之書惟是行已有恥盟幽獨之中孝弟慈惠以自將希賢希聖不躐等以進則亦庶乎其可矣

周易知旨編序

程晉芳

晉芳非能注易者也學易而已學之旣久於漢唐以來講貫有得者好之甚斯著之其不合者間有辨論亦記於篇積以歲月遂成卷軸將以自誨疇敢誨人獨念易經輔嗣之廓淸又得康伯仲達纂續疏解宋賢輩出大義愈明我朝安溪講肄於前家緜莊剖晰於後凡諸乘承比應之拘牽陽位陰位之傅會與夫互卦卦氣卦變方圓先後圖位固已一舉而空之宜乎四聖人之心思昭揭千古矣而三十年來學士大夫復倡漢學云易非數不明取輔嗣旣掃之陳言一一研求南北同聲謂爲復古使其天資學力果能上逮九家吾猶謂之不知易

也況復好奇騁其志在爭名徒苦其心自墮於茫昧之域不可歎耶且六十四卦象既備矣繫辭說卦所發揮數可知矣而學者必欲於所既有之外闢所本無曰不知數無以知來也噫諸子窮極漢學果克知來也耶京傳焦學而焦謂得其道以亡身程子謂邵子別是一種學問就令數學造極精微尚與周孔間隔數層而況聖人所不及知之旨後學轉知之斷勝於聖人毋人蹈至愚之誚乎愚之爲是編也蓋欲潛窺古聖作易之初謂人秉性以生性專而欲雜天秉理以運理正而數奇以多欲之人遇多奇之數其能有吉無凶免於悔吝乎賢人君子有可亨之道而值至困之時其何恃而不恐乎

夫是以寫憂患於文辭寄占驗於卜筮因筮以明義而全體大用不專在乎著卽數以知來而盡化窮神必根極乎理扶陽抑陰其大吉也屢險處困其大用也其所以該三極而彌六合者似奇而實平似遠而實近學者得其一節而行之修已治人恢乎裕矣晉芳雖能言之而檢束身心未能力行一二也安敢以為教人之術乎

尙書今文釋義序

程晉芳

二帝三王之道莫備於書自天文輿地職官樂律禮制刑罰之大者皆在焉由其道則治反其道則亂得其片言微義皆足以措天下於磐石之安而綿翼子孫於世世要其大旨不過二端知人安民而已非惇德允元則不能知人人不知則民無自而安而安民之要未有過於省刑薄稅者也余檮昧寡學何足以窺聖籍之淵深然幼時幸從篤古者游側聞緒說好集經書剖別其得失丁亥戊子間取伏書反復讀之意若有會取諸家注釋擇其尤者次第著於篇凡五載而第一稿成癸巳之夏從事四庫書所見書益多重加裒輯三年而第二稿

成又三年增刪改易第三稿成而余年已六十餘矣竊謂士君子治經之道必鉅細弗遺本末該貫而後其學成孔子之教人讀詩也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言性情之觸發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是言著效之大也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是言其纖悉必貫也明乎此則豈獨學詩爲然哉凡治經者覘此矣孔傳雖晚出而得於周秦漢之舊聞者多數典辨物中者十之六七宋人取諸心得不免武斷之譏而於漢晉詁訓蔽塞叢結處亦頗爬梳一二均未可偏廢也刱說九族者不明五服之定制論五刑者不知肉刑之非古其有關於世道尤大余之爲是編也豈敢自謂跨軼前賢然

平心審擇二千年來講說之善者遐採旁搜遺漏者罕矣其言之謬誤足熒聽聞者亦屢焉凡爲書四十卷錄而藏之其耑釋二十八篇者伏之與梅去若霄壤在今日已爲定論學者固宜分別觀之正無俟讕言詮釋也

與家綿莊書

程晉芳

足下所著彖爻求是說初讀之似平淡猶人耳及取古賢所著諸易說相質證然後知茲書之精深窔奥不惟突過古人並前此尊著易說二種亦無能及夫說易者莫患乎好奇惟好奇故篤信圖象欲於方圓奇耦諸圖探索其奥以冀推測而知來不知四聖人本無是學也易者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書理統乎數而數不能越乎理雖極變化而皆有常道以馭之故文言釋坤之初六特舉臣弒君子弒父爲言葢變異之事於斯爲極天地幾爲之晦昧矣而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一若理悖乎先而數乃應之則舍此而外更孰有數

先理後者乎天道無心而成化一切理數第扼其大端小有罅漏要無虧於全體故有冬無冰而夏雨霜者矣亦陰陽之乖錯使然而無害理之常行者使執此以驗天心鮮不墮芒昒之域矣而篤信術數者猶曰聖人必前知學易故也不知聖人之前知以理不以數千載以下由吾道則治不由吾道則亂治亂之遲速久暫亦視其理逆順多寡之所積故孔子告子張以所因所損益皆極平正之理使孔子而知繼周者必秦繼秦者必漢則聖人之體段精神轉局促矣或者又疑卜筮之法出於易雖三錢響卜六壬奇門苟精其術靡不響應易之旁推而不窮也如是夫江湖河海之支流有時散而為

沼池溝澮矣循沼池溝澮指而目之曰是江湖河海之支流則可也苟以沼池溝澮爲卽江卽湖卽河卽海其可哉焦贛謂京房得其道以亡身知其信數不信理也嚴君平爲人演卜語必根於忠孝知理之足以統數也邵子皇極之書先儒且謂其別是一種學問他可知矣故愚於足下說易之書深信不疑以覘王輔嗣廓淸之功謂有過之無不及也

與家綿莊書三

程晉芳

一月來人事草草獲奉六月十日手書恍如熱熱者之就冰水心爽而目明信乎足下之能發我也由宋以來尊程朱者雖一言一唾亦以爲是有故焉不可議也蹐之曾閔之班猶若有憾焉直以爲孔孟矣從而議其後者則又矜已之能抗不相下凡程朱所卓卓可師者視爲瓦礫土苴而以爲無用來書衡量輕重若權石之相程洵乎躂矣然愚所謂程朱不可輕議者非以其解經論學爲無可是正也其操心也純其制行也嚴其措諸事也明而有倫因是以其身爲百世師而人亦以是知二帝三王之道之可貴而可從雖其解經論學或合或

離欲不以道統歸之而誰歸乎陸王之學雖近於禪而卒歸於聖賢之域非如釋氏之忘親背本而安於無用也故愚以爲其終異者其始必不同釋氏之治其心與諸儒所以治其心者其迹異其始安得從同也顏李之學主於切實指近於日用事物之閒如稱之首目而於存誠盡性之旨亦直截無糾蔓信可以補程朱所不及愚所疑者其自視太高視程朱太卑若已之說行而程朱之說可以盡廢斯則近於好爭取勝而忘先儒功力之大矣非謂程朱無一可議而顏李卒無可取也顧愚學殖膚淺於中庸大學之道曾未歷其藩而竊竊然好議論前人非足下力諍其過則且爲愚爲惑矢口勝說

而不知止足下沈潛於內聖外王之學於程朱所以離合於孔孟之故與陸王顏李之優劣必能一一條辨愚自揣學不及是不敢遽請稍俟異日問業於左右庶幾祛其妄而瞀其檮昧焉幸甚

與陸孝廉書

程晉芳

昨於覃溪學士座中談及易學學士盛稱足下於易最深而持論以爲易非象數不可徒以理解者皆妄也於漢上朱氏瞿唐來氏恒有取焉余聞之而皇然內思使先生之言果是則晉芳數十年學易之功誤投門逕矣然學問以明辨爲功朋友講習非導訣可了事敢以一二管見質之左右夫易之用寄於卜筮而其貫三才而成六位以通古今事物之變非卜筮所能盡也孔子願終身學易豈日從事於卜筮乎文王周公釋象釋爻其辭尚簡至文言繫辭說卦反覆詳盡矣其教人持身處世至確切矣而其所論象數具在簡編使如後世之圖

象果足以闡易之藴者聖人何不作爲一二以教人而僅天一地二參天兩地數條而止乎且足下謂宋以來之圖書果即上古河洛之圖書乎來氏之易粲粲繩繩果即羲文周孔之道藴乎夫由漢以迄唐飛伏世應卦氣卦變互體之說由溺於卜筮而誤也由宋以來方圓先後天黑白陰陽反對相生之圖由趨於象數而晦也六十四卦以外無象奇耦上下六位以外無數若夫通微闡幽自一至於無窮天下之事不可以布策灼龜而悉得所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君子之於易亦用以自治其身心達於事物之變而已矣昔京房得焦贛之學卒以亡身邵子之於數邃矣而宋賢尚謂其别是一

種學問觀其天津杜鵑之徵驗似屬前知然被髮以祭
執玉高卑昔賢固同此見不過察氣候以悉徵非藉卜
筮也非究象數也且如邵子所謂元會運世十二萬年
而一轉者其言足信乎士生三代以降文學不及游夏
而欲極數知來上追羲文之睿智不亦勞而鮮獲乎與
其千搜萬索卒不得其指要而徒斃精神曷若匡居玩
索研究乎輔嗣仲穎程朱以降諸書因理以明象數吉
凶悔吝之故識所從來於何歸宿爲不倍大義之正旨
也晉芳檮昧鮮學豈復好爲爭辯獨念易學在今日經
數大儒講明之後而倡漢學者取已闢之叢棘甯寘身
於中好圖學者又用心無所可用之地使四聖人之道

明而復悔豈不大可懼乎先生其勿爲詭隨進而教之

與周青載書

程晉芳

承惠碑刻數種貫十朋之益來指云北嶽題名年月事蹟視正史頗有參差今錄辛楣學士跋尾來上亦可補朱萬諸公所未及第學士據碑駁史鄙見猶未然也從來嗜金石者謂據此足以輔正舊史夫舊史必須補正者人物之臧否政治之得失官階之進退皆事理之大若夫年月日時小有訛異此其關於事者淺以資考訂稱博雅則可矣謂之有碑於史將無一邱一垤欲以增泰華之高乎新唐書方鎮表易定始屬成德後隸義武節度使無所謂易定節度者豈其私稱固若是乎若證之於史則不宜有此且唐制節度兼數州郡不得專有

二州是年五月克用拔無極新城盧龍將李全忠敗還幽州襲其主帥李可舉可舉自焚全忠自爲留後並無幽州請就和斷事而常山屬成德節度使克用拔二城節歸無問罪常山事金史百官志亦無都官員外郎大金國志雖載金初官無定制然以京朝官知外縣事唯宋制有之金則未見凡此皆鄙意所未安也金石文字自歐趙以來嗜好無異議而愚謂近今有二弊焉一則深巖邃谷求索者多人惡其勞則潛剷削之漢唐古蹟日就淪湮爲可惜也一則謬摹舊刻突出新碑以待好者求焉凡事久則弊生殆勢所必至要之金石固不可廢必取其大者如前所云以資考訂可也諸家正史及

通鑑通典歷朝會要諸書博採旁搜所取非一如以小
小事類棄正史而信碑碣則非余所敢出足下裁而教
之何如

讀關雎

程晉芳

以關雎爲刺譏吾無所容辨矣惟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由漢迄北宋多用是說夫太姒既爲元妃矣必求窈窕之賢若欲讓居己右者雖甚盛德不必若是之拂情且諸侯一娶九女以后妃之賢媵從皆宜淑善足以佽助中宮而乃以偕行者爲不足以匹君子舍此而他求不已過乎原其說之久存不過以后如不妬爲可風耳夫俗情誠行誠不妬甚難士之稍稍自立者即能廣引同類無娼嫉心若大賢則奚止於是女子亦然后如所以宣陰教贊聖治者非常情所能窺而徒以不妬爲首稱何見之小也子朱子疑之韙矣從匡衡之說益衡

學齊詩而毛傳固未嘗立異也然朱子指爲宮人所作則亦未見其然竊意當時婚姻之始和氣翔洽樂官作爲是詩奏之合巹而酳之時遂世世用之房中勿替葢方景運初開文事日盛摹寫思慕之忱曲盡而不傷於雅七月東山諸詩皆從此而彷不必以言之親切而謂非宮人不能作也吾友戴東原深於經論是詩與余合故詳辨之逐齋補傳則謂是詩畢公所作似不必定求其人以實之也

讀後漢書書後

程晉芳

三代以降士氣之盛無過於東京論者謂明章尚道崇儒所積而致愚則謂儒林一派開自西京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武帝立五經學登用儒士由秦以來風氣爲之一變特不能擇取眞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矯僞致飾儒術飾淺行以干大用者接踵而起匡張孔馬踵歷事元成遂拱手而授人以家國然而草野之間講習傳授自若也莽之纂也拒聘不仕以死者史不絕書光武明章遠承末緒又從而重之拜老臨雍憲言饋食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儒術盛而士氣奮矣假令取鑒前車謂文儒適足以悞國講搏擊鉤摘之法崇黃老申

韓之術東京之士習果有以優於西京乎噫由漢武以迄桓靈三百餘年積之如此其厚而上無精明濬哲之君柄臣椽人廻遷用事清議在下黨禍遂興舉端人正士一舉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國家須人至急方其求之之始下之應也或且眞少而僞多苟無術以擇之必且舍麥菽而取穅秕及其積之既久眞行著而風俗成雖復抑之屈之務使革而從我而有所不得賢者果無益於人國也哉余論古每以東京士習之醇爲西漢之所釀而成有明士氣之盛爲兩宋程朱之學所蘊而發後有識者當不謂斯言河漢也

唐律疏義跋

程晉芳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今之儒者述三代以後令辟動輒曰漢文帝唐太宗不亦陋乎然文帝懿德猶小唐太宗之失行則非古君子所忍道矣要其措天下於治安歷祚三百年之久則以親見隋氏之鷙刻而力矯之於刑律一秉經術得寬毋濫之旨蓋自秦迄隋殘人以逞法務刻深至唐而一變宋元兩代率遵唐制讀義疏一書與刑統賦質證可以知之矣余求其書二十年不可得最後始於四庫館見之讀之月餘而後知天心之祚唐非無故也若其刊刻次第及卷軸之多寡則小長盧朱氏言之悉矣

地理考原跋

程晉芳

江西熊君心泰著地理考原一卷首言楊廖二公九星陰陽及九星九變次破形家之誤次言水歸東海次言乾坤退居次言三合五行次言金生水次言六上次言二土長生次言土旺次言五運六氣次言支瓏淺深次言支曲破軍凡十三則古者族葬多在西北葢北方高燥土厚水深不煩遠擇也堪輿之說葢以東南地下多水而風臨之蜉蟻生焉爲人子者必欲以親體而求富貴罪之大者矣而詳視水蟻以安其親則固不可已也故論風水當以朱子爲斷而葬法則郭景純之葬經如經書之有學庸是一切書頭腦觀熊君所言不倍於景

純而又有以發明之可謂正則矣近有僞流創三元之說謂甚不可以祝三元而遞遷可也嗚呼親膚旣掩非蟻非水而以禍福之故輕爲改易有不遭陰譴者乎創爲此說者其人旣不亘死而舉世猶奉其言如圭璧焉富貴重而仁孝輕可慨也夫

論孫覿專祠摺子　陳引光

竊惟各直省建立先賢專祠許其裔孫承襲奉祀所以
發潛德之幽光示人倫之模範自非德行純粹卽亦忠
節昭彰名實相符始馨俎豆詎容僉壬之士濫膺斯選
臣前年忝貳禮臣初入容臺檢閱文冊見儀制司咨覆
江蘇巡撫咨陽湖縣宋名臣孫覿奉祀生事臣與尚書
汪守和等俱訝孫覿本非端人正士何以得稱爲名臣
何以得與承襲奉祀當時因奉祀生孫畢唐本係旁支
權充今已病故應以其嫡子孫原之嫡子熊飛接充臣
部以與本部奏定章程不符應不准行所有孫畢唐遺
缺應由該撫查明嫡長子孫承襲繪具詳細宗圖冊結

咨辦臣等因俟江蘇咨覆後再行核議具奏臣旋奉
命出任浙江學政抵浙視事後據嚴州府淳安縣詳宋
臣方應辰奉祀生事衢州府江山縣詳宋太學生徐應
鑣闔門殉節應予奉祀生事臣覆核方應辰宋時名儒
其祀典載在學政全書承襲奉祀係內固當准予援充
徐應鑣之一門忠烈係近從郡縣志乘查出雖尚未列
入學政全書亦復可與援充若宋孫覿則學政全書承
襲奉祀條內本無其名臣又伏讀四庫全書提要於孫
覿鴻慶居士集條下詳著其劾李綱附和議黃潛善汪
伯彥引之使掌誥命以贓罪斥提舉鴻慶宮故其文稱
鴻慶居士集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其生平出處至不足

道趙與時賓退錄摘其作韓忠武墓志極詆岳飛之謬覲所爲詩文頗工尤長於四六與汪藻洪邁周必大聲價相埒流傳藝苑已數百年今亦姑錄存之而具列其瑕迹於右一以節取其詞華一以見立身一敗詬辱千秋詩詞麗句轉有求其磨滅而不可得者亦足爲文士之炯戒是則

謨訓所垂嚴於斧鉞如覲品行豈可復予祠祀以與名儒名臣並列現在未知江蘇咨覆已達部否如其未達

臣愚伏懇

皇上特降諭旨黜其專祠永不承襲奉祀如其已達亦懇敕交禮臣咨覆江蘇撫臣更正前誤庶俾文士知所

炯戒其於風俗人心似有關係

重刻居官寡過錄序

陳用光

昔魏弱翁為丞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奏請施行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余嘗惜弱翁所奏二十三事盖堅未詳載其文欲博采他志傳稽其歲月以究其設施之迹而未暇也夫位高者務大體職近者察庶物天下之治由州縣始州縣之難為也不履迹以求悳雖有愛民之實心不足以自效漢之去古近矣其所行之故事不必其同於三代也今之去漢遠矣其所當行之故事又不必其同於漢也其所謂故事者因革損益之大端也吾以為今之為州縣者且置因革損益為後圖而先

勉其誠求于民之用心其心而不誠求也雖旦夕常行之吏事害在而不知所去利在而不知所循邊問乎其他其心而能誠求矣雖旦夕常行之吏事害在而即知所去利在而即知所循而遂可以徐及乎其他益別於大端之故事而又有所謂常行之故事為君子之勤民宜以是為兢兢也山右胡裕臣衍虞著居官寡過錄一書其所言皆州縣常行之吏事也其所采之言皆前明及本

朝有守土之責者之條教益自制府中丞以至州縣司李及未仕者之論著條舉件繫皆冠以裕臣所自為之說約而賅切近而當於情事雖今日州縣皆可旦夕奉

之以爲誠求之道余從仙遊明府劉肖庵功傑所得之
亟勸其梓行以公諸世肖庵湖南人也爲仙遊有政聲
余先友袁易齋先生嘗宰湖南以治行最擢禮部主事
嘗著圖民錄一書亦深言誠求之道者余先君子嘗梓
藏其書今舉以贈肖庵乃言及格臣是書夫寡過者所
以誠求之階也能寡過而後能誠求勤民之君子其有
取於余言也已

鄧簣山墓表

陳用光

先生少家貧而勤于學問嘗假友人書舍讀書達旦不輟既舉于鄉遊蔡文恭公學幕及隨居澄懷園者數年學益進蓋四試禮部而後成進士既以知縣用歸家待選則益肆力于濂洛關閩之學植躬行己非義不蹈嘗曰才足有為當自志有不為始舍是而能自立未之有也居數年謁選得四川之綦江善聽訟蹈瑕抵隙使訟者不能遁其情及讞之成未嘗事敲撲也調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與黃君相不相能而楊在高在位與志聰爭博在位毆志聰仆死寘尸君相所前江津令遂以君相論如律周秉魯使周景康索周應律財景康盜伐應

律樹應律刀毆之傷未至死居周宇先家應律控之典史典史遣役往秉曾招景康偕役訴之縣中途景康不能行互相怨秉曾毆景康死棄尸崖下誣謂應律實棄之前江津令亦遂以爲應律當論如律也有控朱志聰讞爲不實者重慶守王采珍舉待質中三人屬先生曰死志聰者予此求之先生旣訊得實拘在位至在位亦具服獄定上大府前江津令聞之屬居省會同鞫此獄者謂君相已度死獄中第當如初讞重慶守不可劾前江津令同鞫獄者迺當楊在高論如律讞兩上按察使不右先生先生爭之力按察使滋不說會周應律獄上按察使曰應律毆景康矣景康之死不問秉曾可也先

生曰檢尸前後傷異處死于後傷之重不可以爲死于前傷之輕也且應律居距宇先家十里景康死之夕應律父子俱居家其鄰人皆知之何由棄之崖下乎文移再上比先生旋綦江獄始定當未定周應律獄時定遠縣民譚學海爲何人殺死定遠令拘韓奇元等六人訊之具服且從韓某家得所埋屠刀定遠令彌以爲不疑也比至郡迺稱冤㡬先生往治之得鄧理瑤殷立[illegible]瓚二仇挾仇殺死狀論如律六人者迺得釋郡守胡承壂欲劾定遠令先生曰江津之讞人以某爲操切令周秉魯獄尚未定某何敢居平反之功乎固請之乃已先生治綦江二年聽斷敏而訟日就簡比再署江津適遇三

獄理枉獲實心力交瘁而僚寀持之以慰大府非先生聲望素著意不獲伸矣先是按察使嘗語某君曰為令但法鄧君足矣然則亦非不知先生者而懟言弗受遂至聽熒以此見獲上之難也先生旋丁憂歸數年出補陝西之洵陽洵陽民淳樸楚人之流寓洵陽者教之訟因胥役有藉事為患于鄉者捽罷之遂持官短長官無如之何先生至訪問民間疾苦一切以嚴明為治而於諸楚猾若無所問者徐廉得其斂錢諸簿籍買數人于法洵陽以大治楚饑運米于洵陽洵陽人患之請于先生既勸以平糶矣而有力者尚蓄米居奇次年春楚人率衆強借米距城二百里勢甚張先生從數人馳諭之

皆叩頭曰公活我先生令十二人從至縣十二人請曲徑行果先至縣訊之論如法畢中丞過洵陽爵而亟稱之調署岐山旋調寶雞治俱如洵陽當在洵陽時畢中丞再撫秦語先生曰君尚在山中耶秦人以近南山州縣調三輔者爲出山故中丞云然在寶雞時回民田五爲亂于石峰堡先生防守縣境陟歷碥披篝篁民恃以無恐及漢南援兵過境先生爲供其車馬之困民皆應役如趨私事旣平他邑訟派累者相踵寶雞民乃製錦爲縣官壽過客歎曰君豈有餘財爲供張耶官無所私而區畫得宜乃使民知感如是孰謂廉吏不可爲耶頃之擢知商州再擢知漢中府時先生年逾七十矣再濩

漢興道將乞休歸制府宜綿以漢中守方防守西鄉乃
令先生辦漢中府事先生募鄉勇相險易爲防守自冬
徂夏跋涉山谷得足疾遂引疾歸歸十年就養於子傳
安雒源縣官署嘉慶戊辰十月十八日卒享年八十有
六先生故善爲文所著有椒亭文集十六卷其他主端
明鹿洞書院山長所誨示士子及在官所修志書役共
若干卷先生官洵陽時答大府諮訪事宜諸官行文字
皆詳究利病可資考核子傳安輯之爲外集先生所至
興學校濬溝渠旌節義修廢墜與時消息所爲必果茲
皆不書書其大者嘉慶二十二年陝西諸州縣民人請
祀先生名宦祠巡撫聞于

朝得

旨如所請先生以乾隆甲子與先大父同舉于鄉先生用光大父行也顧未得謁見今得讀先生之文及傳安所爲行狀以爲先生實不媿西漢經生循吏之目顧請祀名宦發于秦人而不能繼于蜀故用光所敘先生治績詳于蜀而略于秦以告後人之學期爲世用者

武虛谷家傳

陳用光

君姓武名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五十六年選山東博山知縣官七月而罷博山產煤炭上官取給焉使民挽運又按戶納錢買馬以增郵遞且充芻秣之費君皆裁去邑有孝子節婦必先榜其門而後具狀請旌又建范泉書院以教士居官數月耳欲爲者將次第舉行而杖軍役之事興軍役曹君錫杜成德者隸步軍統領衙門假緝捕爲名而招結無賴十一人橫行州縣人莫敢誰何入博山三日不去君則悉擒之將治以法君錫成德出牌擲堂上不稍屈君撾其脛而數之曰此

朝廷縣堂也余奉
朝廷命宰是堂者也余知有
朝廷烏知所謂步軍統領且牌稱所到之處報縣協捕若來三日矣不吾面何也牌稱二役耳十一人奚自來一一杖之君固以治營卒酗酒事巡撫欲君與某弁和君弗聽而積之忤也及聞是事慮獲咎於步軍統領又入丞劉某之譖遂劾君濫刑罷官日縣民赴省垣乞留者數百人巡撫悔之適入覲令君偕行爲謀捐復阿文成公在朝堂抗聲謂巡撫曰君劾某令何不明疏其罪顧乃以虛辭陷彊項吏耶時步軍統領意未解聞此言愈怒遂以吏議沮格之而君以不能復官歸君少有異

氣年十二卽能屬文塾師課之經輒能舉疑義以相質難十七喪父十九喪母哀痛毀瘠以讀書自勵君少宦中外三十年無儋石儲君又不問生計衣食幾不能給歲大水伊洛漫溢居室傾圮君自負敗木植泥潦間壅以沙石覆葭葦穴一隙通天光傴僂而入不廢吟嘯嘗於風雪中取枯柳供爨薪手僵斧墮傷足血淫淫溢福讀自若君身八尺腰腹十圍狀貌奇傑多膂力嘗攜弟柩南歸方盛夏多雨過泥淖輒手助推挽足重繭不以爲勞方未第時居京師從朱笥河先生遊及里居聞笥河訃徒步往奔其喪嵩縣典史某賢而死於官貧不能歸解衣資之去又嘗假貫息置義田以瘞遺骸在京師

某顯官爲君父門下士欲君一見終不往其天性摯愿而介介自守又如此君在筍河先生門以樸學爲同遊所推服其自京師旋貧不能歸仍至博山授徒東昌主講清源書院修曾山郟縣寶豐三縣志凡五年始歸里安陽令趙君希璜與君同受業於筍河先生者乃延君至署訂金石文字君旋以病歸家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君遂卒於家時大臣專疏薦君追

特召之旨下而君歿已逾月聞者無不惜之所著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授堂筍記金石三跋授堂金石續跋偃師金石遺文補錄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堂詩文若干卷

書許所望

陳用光

許所望字叔翹安徽懷遠縣諸生工爲詩而通兵法嘉慶慷慨趨義嘉慶壬戌冬宿州亂民王朝明李勝才破宿州所望嘗率其戚屬王冠英出積粟三千石餉軍且助平賊於陳家集嘉慶癸酉秋九月河南亂民李文成據滑縣內結林清驚京師其黨走山東林清既伏誅山東旋平王師方會圍滑縣兩江總督百齡駐徐州安徽巡撫胡克家駐亳州爲江南防守亳州有歸德人楊七郎者盜魁也擁衆引河集其黨洪廣漢據保安山與潁州亂民沙占魁楊四王書子某互勾結伺隙未動胡中丞知所望名以書招之使帥鄉勇助防勦所望集邱惠齡

張國綱謝崇訓等十人為隊長率八百人至亳霍邱民乘亂攻掠者所望既往定之乃晝策曰楊七郎猛且狡聞吾在軍備且密宜計誘之命張國綱謝崇訓率健兒八人偽為逃丐投詣楊楊果喜越五日誘至邱家集楊忽疑曰若偽許所望來耶時楊衆百餘人崇訓出不意斷楊左臂衆大驚張國綱疾呼曰吾張國綱也立擊殺數人國綱萬人敵與邱惠齡同攻破宿州賊者賊素震其名遂大潰所望率兵至賊黨擁七郎奔或謂七郎死於路云於是保安山洪廣漢衆亦潰沙占魁等竄至永城白廟所望追殺數人會潛縣平其餘黨來合與亳賊南焚會亭所望戰於公基湖令列十火槍上埤士曰賊

至二百步發令衆伏地勿動曰槍發乘烟突擊之賊大潰追數十里斬獲無算亳州龍防守茲不煩五營一弁一卒也當百制府防守徐州時儀徵縣屠倬牵河南人張丞祥團練鄉勇三百人將助徐州防事平解去張丞祥嘗以鄉勇四百人擊破川楚賊於盧氏縣議功補外委阮中丞巡撫河南時嘗令其教五營槍法又攜之至浙依屠儀徵也張丞祥不知書而恂恂如讀書之人人呼之爲張鐵槍云謝崇訓以功授練潭汎

論曰山東之平功由鹽運使劉清劉公爲余言河南亂民來山東者人雖衆心未必合若侯官兵集始擊之彊不足餉軍而賊志既定攻之難破吾既以語撫軍遂牵

五百人破數千烏合之賊不折一兵而山東無虞非吾之能也國家之福也當川楚賊未起時官兵方征苗有大小章者猶猶也其習俗界於苗與民之閒苗人畏之嘗力抗苗而官軍魚肉之遁怨而叛去溆浦嚴如熤卒招降之與共破苗嚴君後以佐川楚軍功官至漢中府知府自爲記其事始末甚悉嚴劉之功皆爲
朝廷顯擢矣人多知之者所望雨僯盧鳳道珠隆阿及胡中丞之敘功方以諸生應鄉試而踈永祥令浮家於揚州余遁因吳淸夫徽君賢湘所記所述事而刪潤論著之如此以諗世之好奇者且附著張鐵槍云

道齊正軌序

錢儀吉

古今有異治乎無有也吏猶是也民猶是也條教號令猶是也上之所以願得於下下之所以願奉於上大抵務安靜而知尊親古今無以異也迺後世之治常不古若者何也催科不擾獄訟不留隆文教士讀法屬民善矣然而弱者泣隅强者捍網猶往往不絕者何也則曰是養之教之之法未備也然或令焉不行行焉不效或稍效而不能以久且大者又何也中道疑且退則已耳誠有志焉必將仰睎古人良法美意其行而必效效而久且大者安在思其不合以求其合庶幾有利而無弊或多利而少弊也乎顧其事散在史冊未有薈萃成書

者高安朱文端公嘗撰歷代循吏傳取人過嚴又删改史文事或不具觀者惜之此吾友鄒子鍾泉所以睪然望古奮筆有述也取馬班以來諸正史及季平王氏達平邵氏抑之錢氏横雲王氏諸别籍錄循良二百七十餘人其文悉仍舊史不易一字其事閒有不可爲法者則削之而著其所以削之之故其利濟之尤大者與設施之尤精密者爲之論發明其用意坿於本篇蓋欲明示天下後世士大夫有志於古者得是編慎思篤行祗而明之取之各足用之不窮以大濟吾民而古治可復也則信乎古今無異治也雖然自周漢至于明遠矣其法制變革風俗推移豈能一一比而同之乎姑以郡縣

之政言之秦漢之始置郡也皆有兵至唐猶因之大縣亦間有焉中間晉以去郡兵而致寇亂于令升所謂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者也後代鑒而復之然而矯枉過正外重內輕至於五代藩鎮之禍極矣故宋藝祖不得不改法而文武異治以至於今也則治軍異井田封建之世田皆在官國如其家雖加於什一猶不遽爲桀也漢以後取民之制屢變於是條目分併公私改易之際有從其名不知異其實者有失其名更置其實者有强齊其名而尤大違其實者其輕重之不可强同也固也而其假手於有司者在唐宋時猶有公使侍閣諸名苟事有便宜雖專之可也故朱子戊申封事

謂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九分以上住催版曹亦置不問君民兩足公私俱便自會懷用事始除此法於是毫分銖兩必以登足爲限蓋宋南渡後始然矣迄於元明地大物博國用愈煩遂因而弗革則用財異若夫異端曲學俗學利祿之途衆而士失其爲士之則游民末作淫奇衒鬻之徒繁而民失其爲民之常故道多歧足以沮吾教之事有非之不敢非者矣利相貿足以奪吾養之力有去之不能去者矣則士民之待治亦異至於氣習之剛柔事勢之利害適時易地判然殊絕者尤不可悉數乃前後二千年間攷其治迹又終無有不同者何也在易中孚信及豚魚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

外無它躬率之而已矣鄒子覽其迹探其本故特揭孔子德禮之訓以名其書德者成於己而後及於物者也禮者一日不可去身者也誠有是二者施之必恕勞之必信雖法制風俗之不同大抵居後代者稍難於前爲獨行者尤難於衆要於吾心之神明足以周於物吾身之行事足以服於人亦終無能沮之奪之者故文武同心何治軍之異凡寮寀之離合視此矣公私一體何用財之異凡舉措之廢興準此矣絕旁騖之塗轍敬敷人倫正學興而士皆有用矣儲不急之籌書專心民事農政勸而民莫不親矣顯導而默移一倡而百和至于教養之政成而德禮之風上下成俗大道之行刑措之盛

亦無以加茲而必起於有司之躬率是故得人尤難大學平天下必歸本於一个臣之進賢退不肖其以此也夫此誠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治之本意而千古不易之正軌也故俗醫常藥不足起癈瘵由木散材不足營室居誠欲復古之治如是編所列其人也則必取法焉鄒子表而出之其忠於事上而亟於惠民者意在斯乎

鄒子官河南有年士民多誦其治迹今方晝夜河壖從事茭之役況瘁甚矣猶時念此書之成而屬予序之以爲有能用此而及於其民不必吾爲之猶在己也於虖其可感也夫其尤足重也夫

吳仁齋六十序

錢儀吉

予客廣州故總督盧敏肅公屬予修鹽法志竣將告歸公固止之曰昔儀徵公築學海堂課士于此也士多學古治經者久而無以勸進之恐中怠幸子之來其爲我强留必爲粵士益予乃止退惟所學譾陋無以稱公意乃與學長林吳曾諸君謀爲專經課士法已又思粵故多志節恬退之士其有懷道講學讀程朱書衡門自樂而不出者乎哉得一二人焉有司者尊禮之爲國人矜式亦足以與道厲俗矣盧公曰然子爲我物色之久之而誠君乃告予以仁齋吳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幼讀書即喜聞前賢善行未弱冠從伍鑑渚勞莪野講易有得

已而窮治諸經積論說三四十卷儀徵公之至也獻其所箸書嘗一至廣州尋還所居鶴山授徒大雁山下邨舍中窮且老矣盧公聞之大喜曰子必為我致之幸甚是冬公下英德使聘先生為講師明年先生來始相見也辱先生以予為可語出所撰四庫全書提要跋語一首常篋藏不輕示人者文近萬言略謂我朝二百年來名臣先正若睢州平湖孝感安谿高安江陰諸公遺書具在皆聖賢為師仁義為歸道揆法守不敢踰越獨四庫館大臣司事者曾不念講道適德之任風行草偃之速其所攷辨多毀斥宋儒徵文巧詆詞氣輕薄近年以來學術士習已陰為推移甚可懼也且覈其援引文字

又多疏舛條列而駁正之如陳清瀾之於姚江者𥁞先生信道篤雖窮士而有世道之憂如此英德書院故縣人所爲例自求師雖總督命不易盧公曰然則奈何則命廣州守爲先生謀先生不可曰是貨之也盧公歎曰禮正人良不易於是先生窮益甚或絕炊與其長子文起曰噉土藷數枚讀書不輟盧公猶數問先生狀俄公卒予亦去粤予蓋甚愧先生然不必愧也不若是不足以見先生及來大梁得文起書歲丙申先生年六十矣欲得予文爲其親壽文起從予游治禮經甚精密亦能固窮者爰述予所見聞于先生者以畀文起屆日其偕若弟若子請先生老友鄧粹如胡道鄉輩及曾君坐一

室中無錢治酒饌卽瀹水熟土藷以進乃出予文誦之
先生之前先生必軒然笑曰是知我也已
仁齋父子啖土藷讀書至旬日之久予所親見者嘗
往訪之貌充愉如常欲稍佽助之竟不敢言而退曾
勉士曰觀仁齋道德氣象天必佑之不於其身必於
其子孫予則謂是能全其天者也其養生也不可謂
不厚彼酣豢於富貴者直自戕耳勉士甚韙予言此
序作於丙申之秋昨與鏡堂中丞論士先氣節因及
仁齋之賢而以序質諸中丞茲錄一本寄四弟巽日
過中丞所晉按察步君在焉中丞迎謂予吳生得佳
序可以不朽矣此亦應酬常語耳頃按察乃曰星湖

前輩在粤心許者其人老歲貢吳氏岳名鶴山人因道其言行蹤迹舉序中所言甚悉予乃竊歎中丞樂道人善有如此也即記之以語吾弟且告予方予密兄弟少年聞人嘉言善行嘗謹識心膂閒存而勿忘久乃與善化獲益無窮若聞人言某也才而巧某事得財利世俗多忻羨者亟掩耳走勿終聽舜蹠之分如是而已

賈誼論

劉開

君子不得志於當時或見知於異世異哉以賈生之才當時不能盡其用而後人亦莫白其志夫生以弱冠之年負命世之略其規畫深切利獘近則救時遠可復古雖聖賢處此無以易其計使其不死文帝必終用之而漢治庶幾比隆前古史稱誼之所陳帝以次施行則帝之於生雖不即用爲公卿未始不聽其言矣其不盡行其言者以其早卒也夫早卒生之不幸亦漢之不幸也漢用生一言而七國之變終不能越梁而害漢生之謀且見效於數十年後矣使生不能盡其才者天爲之也生之遇漢文也初爲博士遷爲中大夫者有年謫爲長

沙王傅者又踰四年既還爲梁王傅者又有年時見天下制度不立匈奴侵邊乃發憤而陳爲治安之策彼自以恩遇最深受知已久故不辭痛切陳之雖出以太息流涕而不爲過安得謂立談之間遽爲人痛哭耶且蘇氏亦知賈生之死爲梁王死耶非因漢文之不能用而死耶梁王勝墮馬薨生自傷哭泣宜也毒恨不食歲餘竟以悲死則情之過於厚也觀過可知仁矣夫過於仁不失爲君子而況爲其主乎爲主死而義不忍獨生誼之死誠未可以厚議也而子瞻乃以爲不用而死豈不誣哉方生謫長沙後文帝思之既召還見於宣室前席而聽其論自以爲不及乃用爲梁王太傅夫梁王帝之

愛子也少而好學故令誼爲傅不親信之而能若是乎生既在梁而朝廷數問以得失不思用其策而待之如此乎親之信之且思用其策矣何何不遇而自殘之有且夫有志於利國者必不急於謀身有高世之識者必無營祿之念以王者之佐而猶以功名得失之見度之何淺之乎論生也至稱生之才志而貶其識量亦不能得其實夫生之量固未見其爲小而識亦未見其不足也昔者絳侯譏生矣及絳侯繫獄生上言遇大臣宜有禮以此諷上量小者固如是乎夫識既足以洞今古明禮制防未然之患致累世之安而猶以爲不足何也吾意蘇氏所謂不足者不知深交大臣以圖進用而遂其

志也夫必深交大臣而後可以得志此固賈生所不願爲也以此論生之識則誠乎其不足也且蘇氏嘗譏司馬光矣光事有不便軾獨立異同夫光爲道義之臣與絳灌不同日論矣已尚不欲强合而謂生爲之乎當生過湘水爲文以弔屈原葢自恨遇讒而不得行其道也非介懷於失職也若以當時之縈紆欝悶爲生病然則屈原之放逐又何以怨乎世徒見蘇氏有不善處窮之言遂謂生之夭絕由於遷謫不用雖名臣如孫文定亦謂生欝長沙爲少不更事是皆讀■漢書不詳之過也夫所貴乎論人者爲能平心以察實也考之不詳知之不審而輕於立議是徒逞一己之意見而使前賢蒙垢

於異世也夫蘇氏其失之偶者也近時士君子論古大抵類此爲已矣古之人有所謂屈於一時而伸於千載者難盡以望之後人矣賈生之志尚不能見白況其他乎然則爲古人者不亦難乎子瞻之論生其意固有在也彼謂生不愛其身而已歟被斥逐九死無恙爲能善處困也彼且以爲量優於生也嗚乎三代而下果有優於生者其人哉

荀卿論

劉開

蘇子瞻以李斯之亂天下出於荀卿吾師惜抱先生辨之以爲秦壞先王之制始於商鞅不始於李斯斯之相秦並未用荀卿之道其論明且篤矣然子瞻豈不知荀卿過不及是而故欲文致其罪哉彼意不在荀卿假荀卿而發也夫荊公之學雖不及荀子然其所本者王道所稱者禮樂其高言激論未嘗不相似也子瞻見荊公欲與三代之治而執拗不通終以僨事故論荀卿而直指之曰意其爲人必剛愎自用而自許太過此非切中介甫之失乎新法之立託於先王其意未以治天下而非以亂天下其黨章惇等假其說以快報復卒至病國

害民流毒海內此雖羣小之罪未始非荊公爲之階也故因李斯之禍而追咎於荀卿亦事之適相類者也荊公廢夫子之春秋以天下之賢人君子爲不足用特激於一往之意氣以孤行已見其後紹述之者乃欲舉天下之善類而悉去之忠良盡矣國亦旋壞此固荊公所不及料者也故曰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又曰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不知其禍之遂至此也嗚乎是亦可謂垂涕泣而言之矣子瞻論古之文多借諷時事如始皇論及此篇是也彼言法宜平易以戒人主之果殺此則隱指執政亂國而推原致禍之由其意一也吾師所論者明荀卿之賢以斥其誣爲是非之公言之也

余所論者原子瞻之心而畧其辭兼時事之實言之也

樵者傳

劉䦨

方來子行至山中陵絶澗抵崇崖徑迫狹不可舒步見樵者擔薪自嶺而下履其徑如平地焉因謂之曰子之行山性之乎習之乎樵者曰吾習之也非性之也雖然吾生於山游於山食於山舍此無業焉夫何得不安之若性乎方來子以其言之有契於心也且謂其健於步也嗟歎而去旣出谷口已近夷塗見向之擔薪者休於道左訝之曰子非所謂健於步者乎何强於山而弱於塗也樵者笑曰此乃吾之所謂强也吾家於山麓每旦必入山析薪距山十里有市焉吾日鬻薪以易粟歸故吾之勇於行也非故急也所以速吾獲也吾之稍休於

塗也非云倦也所以寬吾力也吾旦夕往還者數非暫息不足以勝吾之勞吾所求者在山故常蓄其力以專用之山而不使疲於途爲故吾所得之薪較多於他人而身不覺其困是故山無盡材而吾常有餘力吾竊笑夫世之游山者之惑也疲於行速於至竭終日之勞以急於觀覽及至其地而力已耗竭不能遍探其勝盡歷其奇彼之所觀者山也而乃至疲精道路是非敝其力於無用耶抑亦欲速之念害其先深且使游山者皆安行而緩至及登陟之時乃始奮其勇往雖不能如吾之履若平地安若性生其得於游者必多也何至盈而往竭而返耶方來子聞之若不懌也曰是非徒健於步者

也非徒言之有契於心也是其於道也殆有合耶天下之如游山者衆矣欲人之不惑不亦難乎夫身有尊務人無全力欲急則反緩此得則彼失古之人所以勝於今者無他不爲無益以害有益是之謂善用其力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竭也君子之養鋒藏銳其於精神意氣用其方新不用其既盛而況於垂竭乎然則樵者之言未嘗無裨於爲學用世非但可爲游者警也樵者姓周氏失其名

潛眞子傳

劉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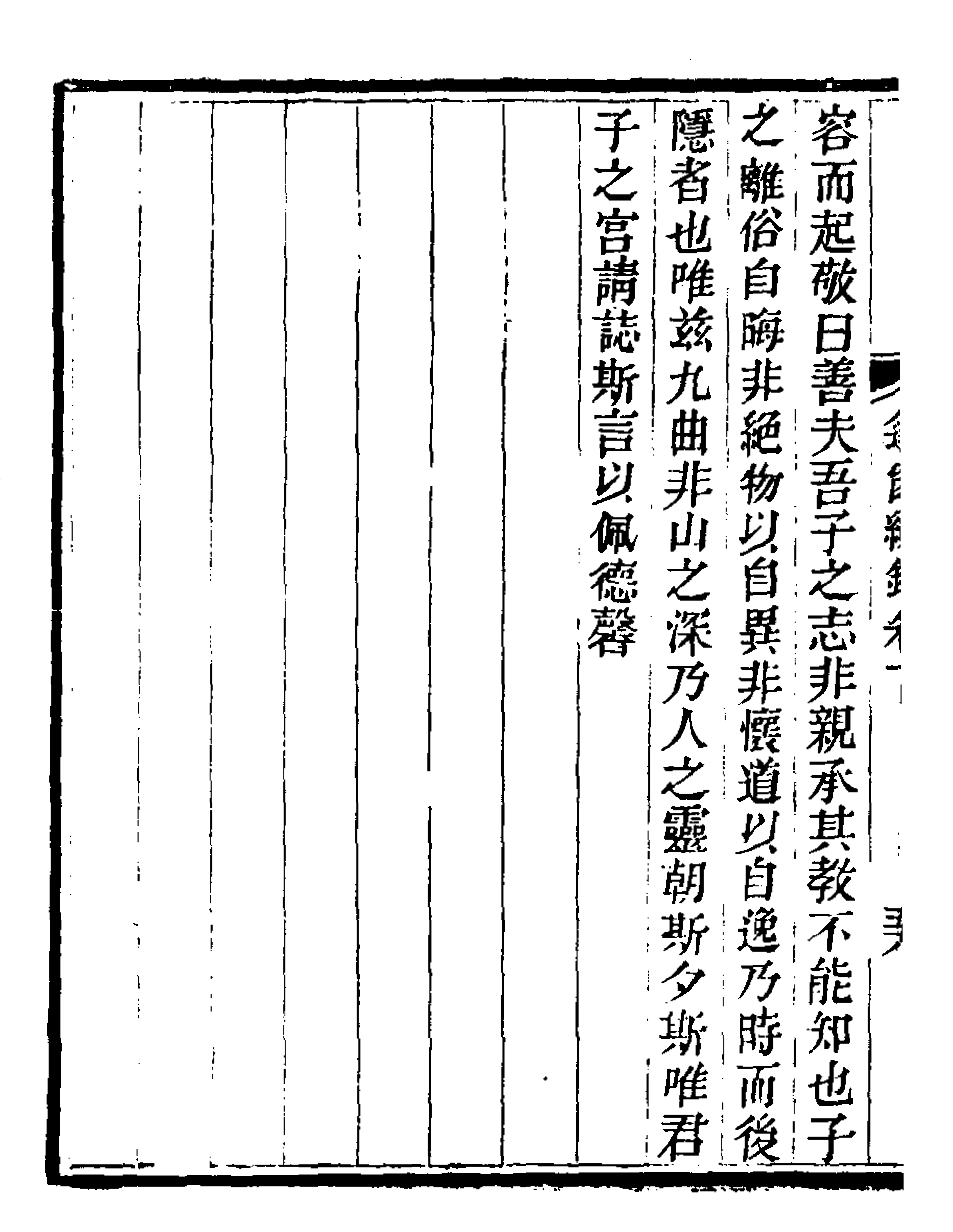
潛眞子居於楚境隱於九曲之山離俗自晦三年不出應客其友鏡虛先生造而慰焉曰蓋聞賢者之處世也不比物以求合不絕物以自異不枉道以希榮不懷道以自逸在易有之由豫大有得是故君子以道濟天下而天下賴以和樂在書有之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是故君子不以一身爲安而以萬姓爲安在詩有之訏謨定命是故君子出則君享其成言則民獲其福在傳有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是故君子立功以崇名崇名以顯親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往而不可再者機也是故君子乘時以行道因機以成事故能美

繼往古聲施來茲今子獨逃空寂而樂幽遐不求利人無志用世意者非古之道乎潛眞子曰非此之謂也夫人之才各有所能性各有所近故雲起於山風起於谷鳥樂於天而魚樂於淵彼此各適其性也安見天之是而淵之非耶安見鳥之優而魚之劣耶安見飛者之巧而躍者之拙耶夫唯有非常之才而後能建不世之業故伊尹創基於亳太公鷹揚於周唯有所挾以趨事會而後能有所忍以就功名故百里飯牛而秦得以與子胥乞食而吳得以霸故古之欲有所爲者莫不深觀世變而自計之審也夫巢由之不事堯舜自度其智不能過夫稷契也四皓之不事漢自度其才不能勝於良平

蕭曹也無其德而居其位謂之尸祿無其能而任其事謂之貪功尸祿者無效貪功者無成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無其德也夫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無其能也夫故吾之逃於空寂也非敢以辭榮也自知其身而已吾之樂夫幽遐也非敢以鳴高也自量其力而已天下之能自量者鮮矣可以信諸己而不必卜於天者身也可以信於人而不敢決於己者力也匹夫能立功於當世者必其才之不可終抑而天又若有相之者故古之君子不苟於富貴與俗浮沉以取榮名於天下遭逢適會其時而其心必有深慕篤好非此不可者故後之君子不虞得富貴今吾以迂拙之質負踈野之性處於卑下

乃其宜也安於貧賤亦其分也且獨不見夫燕雀之學鴻鵠乎奮飛而前出乎林表爲回風所迫欲上不可欲下不能其爲衆鳥笑也必矣是故知命者不惑量能者鮮辱審時者可動吾自審久矣不欲妄以動也曰然則吾子將何以自樂也曰吾何爲其不樂也吾旦而起晝而讀夜而思何在非樂之時耶吾耕而食汲而飲非所謂樂其業耶沉潛乎詩書之府優游乎道德之林非所謂樂其天耶麋鹿之與居猿鶴之與友非所謂樂其羣耶吾雖不能道濟天下而猶可爲政於一家吾雖不能措萬姓之安而猶可盡羣物之變吾雖不能出而圖君民之責而猶能靜以會陰陽之全吾雖不能因機以乘

時而猶可循分以安素南山有木風折其枝斧而薪之可以濟炊中田有蔬採自雨後烹而羞之可以佐酒歲時伏臘則炮羔燔豚集故舊招友生相與痛飲嬉言以爲樂主賓無常少長以禮日之云夕歡猶未已既宴且酣乃輸其誠告彼父老勉而農人努力耕桑以答昇平戒爾悍民勗爾小子毋即於邪以干國紀敦農勸織勉善飭惡以美風俗以化鄉里是亦不得志於時者之所以報國也奚必有位云爾哉莊周不云乎君子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夫居上而敬子幸能勉之矣居下不爲害我其行之若夫無其德而思其位無其能而求其事世或有之非吾之所敢知也鏡虛先生改



容而起敬曰善夫吾子之志非親承其教不能知也子之離俗自晦非絕物以自異非懷道以自逸乃時而後隱者也唯兹九曲非山之深乃人之靈朝斯夕斯唯君子之宮請誌斯言以佩德馨

北魏主燾論

毛應觀

魏太平眞君七年誅沙門毀佛書佛像詔有司宣告征鎭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太子晃素好佛法乃緩宣詔書使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佛像藏之越五年中常侍宗愛弑其君燾而立南安王余世之議者以魏主不得其終爲毀佛之報綱目亦嘗評之而余謂乃殺司徒崔浩之過何也魏主之被弑以追悼太子晃之卒而宗愛懼誅故弑之也太子晃何以卒以宗愛構仇尼道盛之罪而魏主斬道盛並坐東宮官屬因憂而卒也假使崔浩不殺宗愛之譖構或難遽入即使譖構生而崔浩必能預知其險暴以祛君心之惑而使魏主不信其

讒夫宗愛之讒不行道盛不斬東宫之屬不坐太子何
憂而卒太子不死則魏主無所悼傷而宗愛不懼何以
遽生弑君之心是魏主之弑非毀佛之報實殺賢臣崔
浩之報也况當佛之方毀惟太子晃崇信之而多所曲
護焉佛若有靈晃宜不死何因憂而卒反在魏主先也
吁楚王英好佛最先而卒致殺身梁主衍信佛最篤而
終得慘禍何世俗之多迷而不悟耶

王旦論

毛應觀

吾儒以身許國首戒一貪黷貨無厭適足喪身一行不謹亦足敗節宋王旦當眞宗初年受不世之知竭誠殫慮以忠於上兵息民安令行政舉稱賢相焉似不負吾儒所學矣乃至大中祥符元年天書見於承天門羣臣皆再拜賀而旦且跪進天書以授帝繼詔議封禪又以旦兼封禪大禮使厥後得天書於泰山作玉淸昭應宮二年以方士王中正爲左武衛將軍四月丁謂上封禪祥瑞圖而旦亦黽勉附會以從之四年奉天書以祀汾陰王欽若爲禮儀使陳堯叟爲經度使而旦實兼大禮使五年作會靈觀王欽若丁謂五鬼交通縱跡詭秘專

以道教祥瑞蠱惑君心而旦自謂業已同之而不能去十月延恩殿說夢玉帝而旦亦再拜稱賀十一月即以旦兼玉淸昭應宮使作景靈宮六年又獻天書於朝元殿得芝草三萬七千本七年奉天書謁老子於太淸宮加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號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而旦又總大禮使噫上天不可侮小民不可欺乃野鴨山鹿並見奏書秋旱春雷率皆稱賀當時君臣一何悖戾若是耶欽若丁謂逢君固位鄙夫固無足論已若旦者讀聖賢書登進士第入學士選身居首輔與五鬼附和同聲抑何顏之厚哉亦樽酒美珠有以累之耳甚矣貪之害大也假使眞宗賂以美珠旦即封還之力言

天書之不可眞宗固素畏旦安知不格其非心引君當道何使悖謬一至於是乎顧不出此而受賂緘口俯首聽命何耶嗟乎天書之見孫奭疏凡三上語數千言曾靈觀使王曾固辭不受惟知有義之二人者至今凜凜猶有大臣風以旦對此能無愧與迨及疾篤始悔前非屬其家人削髮披緇以斂晚矣綱目於其卒也書曰太尉王旦薨昭應宮使所以深醜之也而論者有謂瑕不掩圭持論亦過恕矣

丐孝子傳

毛應觀

庚寅歲余家居有丐叩門乞食余令家人出與之食家人入而告予曰門外有小車內坐老嫗一男一女約五六歲侍立其旁車中嫗是其老母丐者獨力肩引之以乞食余曰此孝子也令再與錢數百因呼內人與二孫曰汝等可出一觀焉繼內人與二孫入徐語余曰問其母係欒河人八十有五有腳疾伊子六十其媳亡一男一女其孫也方與之錢丐與其子俱跪謝謝畢丐者起遲二子從旁夾扶之丐者和顏悅色奉錢奉食於其母祖者稍分以給子嫗語人曰余老而疾累吾兒一至於此而丐者辭氣愈婉孝敬藹然於是鄰里婦女聚觀各

出錢餅爭饋之余聞此不覺淚下曰此眞孝子也欲問
其姓名贈以銀兩衣服而丐已辭毋他去矣噫昔元初
分人品爲十等曰儒曰丐彼欲以丐抑儒也豈知丐中
固有儒者乎夫儒之本維孝丐而孝丐而儒者也儒而
不孝儒不如丐矣且世之所以重儒者謂其異乎丐也
而孰知其行事有甚於丐者乎丐不如儒以其丐也而
有不丐之丐者又丐者所不屑爲矣何也丐而出於孝
不得已而丐者也挽車勞也跪奉敬也悅色和也婉辭
誠也二子扶持型也爭饋以食感也稍分於子慈也養
志之道其盡於此乎一丐也而顛沛造次不離乎仁如
此故不妨丐也亦不必自諱其丐也以此爲丐始可以

丐矣苟爲不然不丐之丐丐而不可令人知則眞丐矣則眞有愧於丐且不如丐矣丐可泛以丐論哉吾甚惜天下之多丐也吾更惜天下之不盡如此丐也天下苟盡如此丐則天下無丐矣天下無丐則天下皆儒而天下郎平於此一丐矣作丐孝子傳

循吏傳論

鄒鳴鶴

論曰太史公紀循吏首孫叔敖傳中如秋冬勸山採春夏勸水採因民利而使以時如復郢市教高梱純任自然近效遠法而先書其立政之本曰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詳繹導字緩字義藴正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後世矜尙才智集事而不免生事卽才智有本而資以匡時者可以起積久之痼瘵一世之變而究不足垂萬古之極極者中也正也惟中正故百世可由者也史遷以叔敖冠循吏殆爲百世示之極其憂深其旨微哉

論曰左氏記子產之言曰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三代上絕無以猛言治者自左氏託之子産而救時賢佐政尚嚴明如武侯之治蜀景略之治秦猶爲善法子産者也乃至申韓商李下逮羅鉗吉網之徒視民如仇誅殺無算皆曰政莫如猛吾爲子産之所爲也嗚呼一字之誣乃至開千古酷吏之端如此其烈哉夫平天下之道首重在寬尚書屢言之不得已而用嚴乃以濟寬之過寬固平嚴亦爲平也子産之治刑書以處族大寵多之世欲使人人畏犯法知向善其用嚴也正其所以爲惠人也猛則殘民以逞如淵獺之敺魚然如叢鸇之敺雀然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曾是衆人之母而肯出此哉雖然猛非道嚴亦非常道吏遷爲循吏以子産

列道德齊禮之孫叔敖後傳中悉記治效終之曰厂莊號哭老人兒啼明其德澤之深如此而無一字及其作用殆惟恐後世法其嚴而不知用嚴之心也即孔子惠人意也而豈知左氏反以爲猛哉余故特表之以爲子產辨誣以爲後世解惑

論曰史記書公儀休相魯事如卻魚拔葵出婦燔機事近瑣而防過峻似不近人情者之所爲而百官自正能使食祿者不與民爭利何哉蓋利在民者必曲體民情以利之利在已者則必先自絕情使嗜欲之萌窒澄清之本立而百爾之窺伺我則效我者乃不期正而自無不正後世中材以上孰不知以廉率屬而本源未澈間

隙偶留適令窺伺我則效我者投我閒而抵我隙始則細行不謹繼則貪日熾而民且不堪皆此嗜魚食茹好布之類爲之緣也大學末章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爲上者防微杜漸必自不察雞豚不畜牛羊始公儀休深得此旨不近情而大順民情庶幾不以利爲利而利民利國者哉

論曰政莫大於教養而教養之先後則視其地與時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化蠻夷而進之以齊魯教其先務哉雖然教亦多術矣高選蜀生詣京師受業術以倡之也成都修學招弟子而除更繇術以聚之也便坐受事

出行與俱使吏民見而榮之術以誘且進之也知倡之矣而不知所以聚知聚之矣而不知所以誘且進教其能成哉而近世言教者畧觀文藝索瘢求疵乃曰是邦無人才也否則以一二士習尚佻達乃曰大都不率教也嗚呼毋乃重誣我俊乂而於文翁倡之聚之誘且進之之術茫乎未有聞哉班氏大書曰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令天下郡國皆有學校官逾二千年矣文翁功在後世而譽宗之祀缺如可慨矣哉

論曰循良吏首重惟德次惟才德量有深淺才量有大小非可一言竟也次公之治班氏首稱曰明敏內察又

日足知善御衆故於迎勞屬吏道旁攬內事及區處埜者識事聰明吏驚爲神之屬詳哉言之其才固絕類超羣也然俗尚嚴酷而獨用寬和法去泰甚而務在成就全安一切持平不尚律令蓋此公本有德之士而智術兼人凡所設施莫不造其顛而詣其微人見以爲才且見以爲才之大實則以德爲之內主而才量更邁於德量故不覺彌綸周浹若此也後世以粥粥無能爲德試之繁劇勁多猾蹶乃曰吾非尚才吏也徒德實不足以治也抑知天下無無才之德亦無無德之才無才之德用之不足以治無德之才用之不足以治而大足以害治其亦取次公傳而三復之哉

論曰余三復漢書朱仲卿傳而知王道之行易易也仲卿官桐鄉嗇夫職最卑施必不廣而其病且死也屬之子必葬我桐鄉以爲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桐鄉民果然其爲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若蓍龜然若符節然何哉仲卿不以民視民而以子孫視其民民自不以嗇夫視仲卿而以祖父視仲卿仲卿之施於民見於史者不過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寥寥一二端耳而其心民之心則保抱之扶持之時其饑寒而衣食之時其急難而拯救之凡祖父所欲施於子孫而不能必逮於子孫者仲卿之力有未及仲卿之心度無不盡民之心仲卿之心也一如子孫有求於祖父而不能

必得於祖父而斷無不至誠至感於其祖父者也人情之自然通於天理天理之當然推爲王道故曰王道之行易易也而或者以是爲沽名釣譽嗟乎士大夫不自盡其名譽之實而動以卓然立名譽者爲虛彼卽不知有王道矣豈不知有人情哉天理哉

論曰惟至誠惟能動物惟先聲能奪人觀於龔少卿治渤海事猶信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至不能爲治亂亦其矣少卿奉宣帝命單車獨行至郡下令遣還兵罷逐捕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持兵者迺爲盜賊盜賊果棄兵弩持鉏鉤卽時解散論者皆驚其治之速效之奇抑知皆其積誠先入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

故耶設易他守處盜竊惟恃單車獨行還兵遜吏如少卿事即不爲盜禽盜盜滋蔓耳少卿之諫昌邑王賀引經義陳禍福至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誠矣迨昌邑嗣位諫爭愈力誓以死徇後雖髠爲城旦其誠益昭然衆著於普天之下矣渤海亦猶郡也盜賊亦猶人也少卿未至其先聲已徧播於渤海之人之耳其至誠已深入乎渤海之人之心而況單車獨行還兵遜吏坦然出肺肝相示一如涕泣膝行時之悉本至誠哉近世治盜賊者緩則以刑急則以兵有謂此輩亦可以至誠動先聲奪也鮮不笑其迂疑其無效曷不取少卿治渤海事一再思之耶然溯所由來豈一朝一夕之故耶

論曰近世長吏以養民爲心者鮮矣卽以養民爲心而泛泛焉行之亟亟焉圖之不能相天時度地利用人和舉尚書六府三事周官大司徒之職以眞精神融貫其間而遂謂能盡養之之事窮養之之效哉若班史之紀召翁卿乃眞能養民者矣養民而民不知所以養故始之以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所以先之勞之也先勞盡矣而民仍不知所以養故繼之以行視水泉開通溝瀆起提閼數十處溝瀆與提閼功相濟也而常至相悖有溝瀆無提閼則洩提閼於所不當提閼則壅洩與壅各宜其宜因地因時因人乃悉宜之必深明水性而後貲獲水利此眞養民之大經濟哉雖然經濟宏矣與其利而

不防其害無益也翁卿乃爲作均水約束刻石田畔水多均之少水少均之多水近遠則均以引近至遠水高下則均以引高就下爭尺寸爭杯勺並爭刻晷約束之使無爭庶幾無獘而利眞興矣雖然開其源而不節其流仍無益也民富則易奢靡民富則好遊敖翁卿乃制爲嫁娶送終之禮務出儉約而斥罷其不勸田作者利用厚生先以正德三事所以維六府也大司徒所屬諸職大都言養而統之以掌邦教教正爲養計也翁卿其眞能養民者哉雖然群有司鳩之聚之而一人耗之奢侈者久必掊克吾爲小民慮矣翁卿之奏請上林宮館勿復繕治供張減過太半爲天子崇節儉正爲百姓足

財用計慮至深遠也雖然百物產於地而實生於天順時則生氣遂違時則生氣竭冬生葱韭菜茹爲物雖微太官種此不時物民間必有效尤者悉行奏罷生氣遂矣百物昌矣以飭化責之人以則壤責之地而以調燮權之天翁卿精神融貫如是是眞窮盡養民之事之效者哉元始四年詔書祀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應而九江以召父應文翁之教千古教民之法也召父之養千古養民之法也盛矣哉

論曰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詩曰宜民宜人宜可不辨之早擇之精哉一事一物有宜萬事萬物各有宜得宜則益固益損亦可益不得宜則損固損

益亦為損而所謂宜者在處事與物者之心而實即在事與物之中事其事物其物而宜出焉宜又何容遠求哉桂陽桀交州俗不知禮則衛颯為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宜之彰明較著者也含洭湞陽曲江三邑為桂陽最遠地山溪民不輸租而千里傳役一吏出徭及數姓民苦傳役之擾而官尚以不輸租為民病不宜甚矣颯乃鑿山開道列亭傳置郵驛役省勞息流民漸集頗輸租賦國有租賦之益而民猶以得免傳役為大幸宜莫甚矣而亭傳郵驛乃含洭等邑應為之事太守特事其事耳耒陽鐵石利也他郡民招徠亡命聚會私鑄利之害也棄鐵石而封禁之是棄利矣惟利鐵石而任其

會害將滋矣堀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鐵石之利日增而董之官司約束亡命乃有利而無害此其宜非郎在事事物物中哉范史稱之曰理恤民事居官如家莫不合於物宜夫居家與居官一理宜於家無不宜於民者宜果何容遠求哉

論曰任延凡守五郡會稽九真武威潁川河內也潁川河內之治傳不載會稽俗尚文延之祠祀季札慰勉孝子聘禮董子儀嚴子陵龍邱萇諸高士因俗之文而以文治也武威地近邊俗尚武延之選集武略士據要害力禦寇虜因俗之武而以武治也世之號儒吏者以明禮愛士相高而鋤强擊暴力有未逞其以鋤强擊暴爲

能者則反以明禮愛士爲迂闊其亦昧於因俗制宜之道哉雖然因俗之治順而易革俗之治逆而難九眞俗尚射獵不知牛耕延乃鑄作田器教之墾闢開廣百姓充給九眞無嫁娶禮法夫婦自耦父子異姓延乃下令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配以年齒貧無聘禮者省奉祿資助同時相娶至二千餘人九眞民始知父子夫婦之禮遂至風雨順節蠻夷慕義保塞徼候戍卒一切止罷嗟乎貧者使之知養惰者使之力田蠢而亂者使之明倫理憫其舊染而一新之司牧者之責始盡也而治效所推乃至陰陽和化育贊異類歸誠有是感必有是應也世乃小視郡邑吏而郡邑吏亦規

横自狹何哉抑余又有感焉延守武威時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自以其骨鯁成性也而延不敢奉詔以上下雷同非陛下福對臣固知敬君矣君其先能知臣恤臣哉而其誅豪右之田紺破紺少子尙黨與數百人威行境內絕無制之阻之者漢代郡守本有兵屬且得以郡自專事權歸一故治無不效效無不大且速如是知人安可不先論世哉

論曰治河之書大備於明之潘季馴本朝之朱靳張嵇諸名臣其大要有三曰審天時盡地勢策人力而由地上行者順而納之地中則盡地勢尤爲三者之至要善乎王景之修汴渠也以商度地勢爲

大綱其條目曰鑿山阜破砥績山阜砥績土石之沮水者也鑿破之而沮者通又曰直截溝澗溝澗旁水之洩水者也直截之而洩者聚聚之驟且盛則爲衝要衝要乃防過之而衝要平聚之久且長則不能無壅積壅積乃疏決之而壅積去而其變通神明者則尤在更相迴注之法葢河水盛則必旁溢旁溢甚則下游必緩而滯壅之法以十里立一水門旁溢之水由水門聚而出分流十里盛者必衰衰者必緩復由水門聚而入入則復盛盛則復溢仍由水門聚而出出入盛衰以地制水以我定地乃歷千里而無溢無潰實不外商度地勢一語盡之也潞季馴之治漕河相地建設閘壩啟閉巡環以之洩

㳬郎以之刷濁與十里洄注之法相仿奏效亦速余始以爲變通神明殆由天授詳繹王景傳乃知季馴之能治河季馴之能師古也季馴之能師古而不泥古也是故善治河者不可不善讀書

論曰王渙爲兗州刺史史稱其繩正部郡風威大行而實績不詳其令溫縣則曰以方略討擊姦猾悉誅之境內清夷令洛陽則曰曲盡情詐壓塞羣疑發姦擿伏京師歎爲神算迹其所爲大抵以緝暴折獄爲治夫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也而渙之病卒也男女老壯致奠醊以千數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其感人之深如此豈政刑之效反勝於德禮耶抑史所傳

皆政刑巖迹而德禮則靑閟有問耶夫上之施於民也有德禮政刑之分下之受於上也惟知生我者父母而已無德禮政刑之分並不知有德禮政刑之名溫邑多姦猾積爲人患渙患民之患而以擊討除其患溫邑民生矣洛陽本都邑多冤嫌久訟史稱爲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不斷者渙必欲斷之難平者渙必欲平之曰曲盡曰壓塞曰發擿皆其不忍人之心所旁皇周浹而布濩彌綸正用之反用之參互錯綜用之務期於訟獄衰息民慶更生而後止其政刑也本之德禮也其政刑也即其德禮也民亦知生我者王渙而已何知有德禮政刑之異耶民苦饑寒則以養爲生民苦蠢愚則以教爲

生民苦盜賊獄訟則以緝暴折獄爲生相其所急而急
治之而急生之循良之道盡矣是故學循良者無務虛
名而重實濟無浮慕古風而力救時弊

論曰循績之效可以格天神可以信豚魚一理貫之而
已獨至東漢孟嘗傳上虞應雨合浦還珠二事有可疑
者上虞孝婦某以冤死罪在太守何與民事郡中連旱
禱請無獲是上虞民受官虐又遭天禍脫非孟嘗戮訟
者謝冤魂饑饉將無已時帝德好生其理安在合浦不
產穀而海出珠寶天所以生此合浦民也太守貪穢珠
徙民困貧者至餓死於道因太守之罪而罪及小民迨
孟嘗革易前弊去珠復還民已餓死多矣天理之不可

解者也既而思之天之欲生此上虞合浦民者理之常也因寃氣而致旱因貪穢而徙珠者數之偶也天不忍終禍此上虞合浦民而假手孟嘗拯救之者數之偶終歸於理之常也數萬而理一數屢易而理不易古之君子盡己以治民修德以格天一率其理之常而數不能違歟且受轉移焉孟嘗其信理以合天者哉夫一太守搆寃獄行穢政而一郡被其禍一太守平寃獄革穢政而一郡蒙其福以禍若彼以福若此官與民眞息息相通守土者可不懼哉擇守土者可不懼哉

論曰民生本安也民氣本靜也擾之而安者不安靜者不靜雖然有官擾有民擾擾由於民而官無以治之使

安民靜爲有官如無官然民不自擾而官以治之者擾之有官反不如無官官之是非得失甚非可以一言蔽也會稽山水清越民俗愿樸有白首不入城市者民不自擾可知乃官吏煩苛非法遂至發求至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自擾而官擾之矣劉寵之守會稽也史不詳其治迹惟於煩苛日簡除非法曰禁察以此心之不擾還民俗之不擾而已他何事爲而其去郡之日諸父老從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奉送依依然如慕如訴不曰太守利若何興弊若何除惟曰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而已不曰民何以不見吏狗何以不夜吠惟曰他守發求至夜不絕狗吠竟夕太息於他守之多擾

而欣幸於今守之不擾而已他何須焉夫他守之務求至夜不絕他守方以爲力役之征正供之取治民不得不爾也治民而適以擾民他守豈始念及此雖然處不擾之地莅不擾之民乃至民以爲煩苛非法而猶斷斷然自以爲治民不得不爾他守之心何心耶漢詔以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明治效而鄭重於安靜之吏惘愊無華其有鑒於斯也夫其有鑒於斯也夫

論曰仇鑒一蒲亭長耳勸人生業至果菜爲限鷄豕有數其剽輕少年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教養之事備矣而於不孝子陳元事親詣其家勉以孝行譬以禍福使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

鴟哺所生一誠之感人如此雖然感人以誠不在一時一事之言教而在平日之積誠尤在本身之至誠設仇覽平日之誠不積本身之誠不至不過一亭長親詣人家勉孝行譬禍福即使深厚愷切惻惻動人遂能化不孝子爲孝子哉遂能起鄉邑之歌謠成期年之大化哉史稱仇覽雖在晏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輙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其内行之誠如此其至是以正色責符融林宗聞而下拜明友化其誠矣王涣服其德化歎爲鸞鳳上官化其誠矣誠之彌綸周浹如此不孝子亦人類耳蒲亭鄉亦人居耳有不肌膚浹之而寤寐服之者耶是故誠無

不動人盡知之然必內之外之始之終之無不誠無不至而後無不動求之於一時一事有應有不應而曰誠亦有不動者豈理也哉

論曰掾屬之有長官勢也分也而有上下之義焉有上下扶持之情焉三代以還澆薄成風勢在則長官勢去則路人矣分定則尊之畏之如雷霆分易則棄之置之如弁髦矣逆旅中遇主人未嘗不揖讓周旋歡然相見一出戶而姓氏輒忘以余所見大抵然也苟或不然則畏故主之責備塞旁觀之清議文貌如舊眞意全消而謂能冒不韙蹈險阻視長官之急如己之急耶若董恢者爲司徒楊賜掾屬値賜被劾當免不謀於人不計其

害獨身至鬬爭之賜乃得理嗟乎賜豈止童恢一掾屬哉賜任司徒而諸掾屬奔走恐後賜去司徒而諸掾屬投刺恐去彼直以爲勢應耳分應耳恬然不以爲怪也恢則曰獨忘上下之義哉獨忘上下扶持之情哉情與義其勢分所閒者而忍不急長官之急如己之急哉夫五倫之道以情與義爲權衡漢代公孤及刺史郡守皆自辟掾屬故有舉主府主之稱義猶君臣情則朋友盡倫者所當急講也而世俗習焉不察弁紀載亦罕言其理余故於恢他政不具論論力援楊賜事以爲後世事長官者法

良吏傳論　　　鄒鳴鶴

論曰晉承三國擾攘後尚淸談重門第經術中絕吏治不講人才去漢世遠甚晉之刺并荆靑三州守安南天水廣平三郡所至著名跡而天水稱最葢其地鄰後漢時武侯圖中原屢伐天水戸口減削寇盜充斥芝爲傾心鎭衛吏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夷夏慕德其治績卓卓方之兩漢循良殆有過焉而尤難在忠於曹爽一事爽輔政時芝屢進讜言弗納爽將誅時芝率衆斬關赴難進謀仍弗納迨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其純忠大節行誼誠有大過人者夫有過人之治績者不必有過人之行誼而必行誼過人其治績乃由

中而可大可久此蓋根諸性情本諸學問風會不得而移之時代豈得而限之哉武帝稱芝淸忠履正羊叔子以車騎將軍讓芝奏曰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晉代乃有斯人斯人殆足爲晉代重宜其褒然爲良吏首哉

論曰胡威嗣父質均以淸忠著稱威入朝武帝以卿孰與父淸問對曰臣父淸恐人知臣淸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恐人知則眞修恐人不知則近名其差等有判然者余以爲威能爲是言且能以是言告其主必非有意近名者世當衰晚堂廉闊絕人情變幻以一淸爲之的則風聲樹而考言不興疑似消而張弛有準恐人不知正欲人人知吾淸效吾淸勿淆吾淸大有益於吾君

吾國吾政吾民也我輩矯矯錚錚大抵迫於時世亦惟求其清之本於中耳清之要於久耳不然宋趙清獻公一琴一鶴

本朝陸清獻公舟載紡具湯文正公嘗語僚屬曰吾飲吳中一杯水耳其標格都覺不凡豈以爲名也哉考威弟羆子弈位皆顯達晉陽秋曰羆與弈並以潔行垂名殆三世四人共矣一清者其本於中何如其要於久何如表正則影端以此驗之僚屬且然驗之天下且然而況父之於子祖之於孫兄之於弟近在門庭者耶嗚乎是可以風矣

論曰吳隱之以清操著晉世史不載他政而守晉陵則

紀其妻自負薪刺廣州則紀其食菜及乾魚爲廷尉中丞左衞將軍則紀其冬月無被披絮澣衣甚至並日充食酌水明心嫁女無辦則牽犬賣之妻齎沈香一斤則投之水詳哉言之不覺意之重而詞之複余始不得其解迨細繹良吏傳序曰晉代政刑私謁賄賂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爲通彈冠者以苟得爲貴其風俗卑汙甚矣隱之獨淸於皆濁獨醒於皆醉其心殆欲盡矯一世之所爲甯使不近人情必求其充類至盡而後足以厲俗而易俗也史家深鑒其衷稱述惟恐不備摩繪惟恐不盡固欲使後世仕宦者人貴自立即處卑汙如晉世獨醒獨淸自可出汙泥而不染非惟不染且可離羣絕類

一清澈底至此又以見宇宙清明之氣亘古常新每獨鍾於一二人之身碩果存而天心自見也然則處濁世而以多自解以同自慰動謂錮習已成無從振拔者其有愧隱之何如而處盛世而自甘庸下直以仕宦爲妻妾宮室窮乏之地者不更有愧於隱之耶隱之真清其名更出胡威諸人上晉史以爲良吏後勁有以哉

治生吞鴉片烟用生甘草三錢胆礬三錢研末淨蜜四兩開水燉化和藥抱置懷中盤膝坐撬開口灌服再向胸前抹之吐淨卽活三日內忌茶水或用南瓜脂漿灌之

救服砒砒又名信毋羊血冷水綠豆服砒末久者用雞

蛋二十個打入碗中攪匀入明礬末三錢徐徐灌下吐則再灌以吐盡爲止如服砒已久不能吐者急用黑鉛一塊約重四兩用井水於石上磨出黑汁隨磨隨灌候吐盡砒毒方無後患

救服鹽滷夏月南瓜籐盛時肥梗翦斷有脂漿流出收瓷瓶內隨時可以救此患或以雞蛋二十個攪散入生大黃末五錢攪匀徐徐灌下能利瀉即愈或用肥皂搗極爛清水調灌一吐即愈或用生豆腐漿灌吐自安

救服鉛粉用蔴油調蜂蜜如餳糖與食即解或用沙糖調水服或搗蘿蔔汁飲之亦愈

救服巴豆巴豆畏大黃黃連涼水用綠豆濃煎湯冷服
即愈忌熱湯
飲滷汁者血凝而死急取賣豆腐家所磨豆漿灌之滷
得豆漿則凝漿爲腐而不凝血
治被毆後傷風秘方荊芥黃蠟魚鰾三味魚鰾炒黃色
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碗重湯煮一炷香時
熱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內不得食雞肉
折傷骨者以開通元寶錢此唐初所鑄俗讀爲開元通
寶以爲元宗錢誤燒而醋淬研爲末以酒服下則銅
末自結爲圈周束折處
跌打損傷用天麻五錢防風五錢白附子一兩白芷一

兩南星三錢共研末酒調敷並服十分之一二

鐵飛槍草俗名鬼圪鍼此草山西陝西直隸徧地叢生多在下濕處高二尺餘葉似菊而稍薄開黃花枝淡紅色花落結鍼於未結鍼之時摘苗搗爛用敷跌打損傷或研末收好水調敷傷處并冲水服之

蜣螂曝乾爲末以鹿血調之曝乾亦可代火藥但比硝磺力少弱耳又鳥銃裝火藥鉛丸後再取乾蜣螂以細杖送入則比尋常可遠出一二十步試之均驗

水銀能蝕五金金遇之則白鉛遇之則化凡戰陣鉛丸陷入骨肉者割取至爲楚毒但以水銀自創口灌滿其鉛自化爲水隨水銀而出此不知驗否然於理可

信
治鬼魅魘人方
降香末一錢麝香三錢硃砂末三錢雄黃末三分皂
角末一錢艾揉五錢右藥用草帋包爲長筒用瓦二
塊封在內點火留一頭出烟放在牀上牀下則夢魘
鬼怪俱除忌婦人雞犬四眼
治瘡發背方
大黃一斤酌用白芷四兩川山甲當歸鬚金銀花
屠蘇酒方
大黃桔梗白朮肉桂各一兩八錢烏頭六錢菝葜一
兩二錢右挫爲散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

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日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飲之先從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又方三伏日取葶藶一束陰乾逮冬至日爲末元旦五更蜜調人各一匙以飲之亦從少起永無傷寒疫症

治湯火傷辰砂末雞清水調敷立效

凡有顚撲刀斧傷者但以帶鬚葱炒熟搗爛乘熱安患處速愈頻換熱者尤妙

凡有瘋狗毒蛇蛟傷者祇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皆不及此

破傷風能斃人用桑條如筯長者十數莖閣起中用火燒接兩頭滴下樹汁以熱酒和而飲之

病從口入故君子節飲食患從口出故君子愼言語

紀文達公筆記載一寺臨河干山門圮於河二石獸並沈焉閱十餘年僧募金重修求二石獸於水中竟不可得以爲順流下矣棹數小舟曳鐵鈀尋十餘里無跡一講學家設帳寺中笑曰石性堅重沙性鬆浮湮於沙上漸沈漸深耳沿河求之不亦傎乎眾以爲確論一老河兵又笑曰凡河中失石當求之於上流蓋石性堅重沙性鬆浮水不能衝石其反激之力必於石下迎水處齧沙爲坎穴漸激漸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擲坎穴中如是再齧石又再轉轉轉不已遂反溯流上矣下流固傎求之地中不更傎乎如其言果得

於數里外余於咸豐元年督運至景州糧艘失一巨
鐵貓求之下流數日不得偶憶文達公筆記使求之
上流果得
余昔寓京師椿樹胡同門內北墻下有草數株初不識
其名偶閱紀文達公筆記載禮部長壽草云此草春
開紅花綴如火齊秋結實如珠羣芳譜野菜譜皆未
之載不知其名或曰卽田歷公道老余諦審之葉作
鋸齒相似花則不似草在穿堂之北治事廳階前司
道之西相傳生自 國初久漸成籐今則分爲二岐
枝格杈椏挺然老木矣曹地山名之曰長春草余寓
中所生適相似具體而微時 太淑人年七十迨余

出守江蘇迎養壽八十二而終余再至京師過舊寓草已無存

紀文達公曰乾隆甲戌余殿試後尚未傳臚在董文恪公家偶遇一浙士能拆字余書一墨字浙士曰龍頭竟不屬君矣里字拆爲二甲下作四點其二甲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點庶字脚土吉字頭是庶吉士矣後果然

余素不好祈籤偶於嘉慶戊辰秋闈前祈得籤語勸君敗北且圖南進步功名尚一堪欲識生前君大數前三三與後三三是科落第庚午登賢書名列第二百三十五下尚有二名是後三三也迨丁丑成進士殿

試二甲第九名前三三之數亦驗可見科名自有定
數但讀書而不必强求